書

三淵集 十

三淵集卷之十九

書

答李養叔 顯命
答林原君 杓
與權判書 愭○二
答宋玉汝 相琦
與李子東 二
答李都正 涑
答李季祥 二
答趙定而 二

答金顯甫
答士敬 七
答李尚卿 二
答鄭厚卿
答李泰奉 載亨○二
答道以 三
答安重謙
與李秉淵
答宋堯佐
答申命觀 二

與金羲瑞
與朴泰觀 二
與李喜之 二
答時敏
答時淨問目 二
答令行
答李夢彥
答趙明履 二
答李剛中
答張應斗

書

答李養叔 順命

生而得會面又得對牀而眠悲幸之劇益見生者之爲頑然兄則坐間咯血滿壺敲胸乃入睡而弟則太無毯又見頑然木石在我爲偏况陳瓘自好恨不得相代之也自項解携猶一城也謂可再圖從容而不料驚鳧之翔倏已各天相體之深非不悅歸歟如願而其於戀嫪豈勝忉怛乃者惠書之及情淚滿紙執玩周復殆可三歲不滅豈但尋常替面而已哉况其

時歸侍萬福尤所喜聞至於閤憂尚爾則彼此苦惱眞一般意思也弟女婿幸得順過而此後去就則江湖稻粱山谷橡栗俱屬落莫誠不知所以决而然生理之說亦不欲拖長也與兄相見未易見時初欲到底扣討而曾未能然然聞五經曾皆手抄過此爲大工夫不住溫繹以爲己物區區於兄實有深願天之玉成憂戚其不亦在玆乎千萬何可書盡惟願以時珍愛

答林原君 杓

喪慼摧剝殆失魂靈凡於往來禮數曠廢久矣然未

嘗因此而遂弛注仰則徒有耿耿者存乎衷也忽紆
辱書之問賜款勤摯區區感著兼以解隔歲勞結但
伏審愆和有日頗受砭焫之苦仰慮不任鄙忱向來
惟疾之憂追可寒心今不勝陳慶也昌翕積朽腸肚
恐見此月之訖而兩弟疾皆危篤種種難爲悰奈何
奈何如巖阿樹屋起滅只微事耳乃蒙華屋深念至
以三逕之資援例助濟誠不勝怍悚却之固知其不
恭而亦有知己之感矣絕壑孤棲實由僻性難醫凡
在相愛合宜以鳥養鳥任其自適可矣而率不免競
賦招隱恐嚇以熊咆虎嘷矣及聞回祿銷屋則莫不

撫掌稱快欲其爲城市中人也今觀軫助之意逈出於尋常萬萬不翅爲反招隱若非久要而知心者深則何能及此謹領高情拜賜僕僕餘不宣

與權判書 楷

因風似聞隔河獵騎暫爾跳踉是何形兆耶設若可虞吾人胸中自有一部三略可以應之受降樓上亦何妨飲傳度日也

答權判書

闊睽獲展輒以論辨暢情鄙不知忌諱語或傷直而乃高明怡然虛受自不易事又此翰教申申欲反復

究竟此意儘好但所論不務孝弟只譚性命之爲不可自是例說弟於此亦豈有異同乎若深論當世學術之獘則非徒知不行之爲病也乃不務窮格以冀其氷銷春融之爲妙也來教知一事即行一事意似慤實而味其意旨終似低看窮格道理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恐包括未盡人心有全體運用故爲學有全體工夫不可只如此硬做將去呂申公父子敦行孝弟殆近於通神明而終其見解以儒佛爲一致朱子斥之至爲之駭歎此豈不知一事行一事而然乎推此思之可知知之一事不可略綽說者也千萬要

非面討難蹙姪見得病承教始知之亦可謂知而不行者也

答宋玉汝 相琦

文如東坡猶以書札爲可憎底物則此在人事亦非小役也以我之懶於人愧人之勤於我况於趨班理銓之時何等勞攘而能復撥難偷隙施其款存副以節箑珍貺尤難之難何感如之顧此稽謝至於累月之久則勤懶之懸絕豈止三十里哉知愧知愧向來毒暑能不愆和否 上候優入安域身上亦脫濕衣退食有委蛇之適荊門有晝掩之趣野人實所貢賀

谷棲粗適之狀無足細述只是窮則返本管雲物守圖書粗效子弟職分是爲私幸爾千萬無由叅對只以時衛重是祈

與李子東

近得京耗芝兄爲竹西主人除目甚佳而將不免畵餠使之降屈高致與兄聯翩於鏡湖中半而互爲主客則豈不風流而政緣其太豪快難得如意天生一世德敗吾輩好事到今不得不致憾於魔公也三十詠戲於頹卧中趑趑和了旣和之後幷原篇通讀則毋論彼此工拙在峴山原本極命之道逐境粧點不

可謂不遭遇也且詳其題目對屬整比曲有意味始見兄用意推敲不是等閒而若論詩格則不惟鏗鏘儁麗之難及而亦覺淺深得中不失矩度尤爲可貴弟作全未玲瓏多涉言詮爲可愧然一則劉安雞犬一則山東農談不害爲各一體格耶盛篇妄有評點旣欲博綮亦欲以此例點抹蕪篇也竹島僊臼事迹奇幻以之配草湖游舟太不相倫偶記草湖有龍耕占年之事取爲對屬頗爲巧妙故輒作一篇以呈兄意相叶則改賦以揷入如何

答李子東

積日設期儘辦一會會來未煖席便被雪候催別雨散之後醉下小樓始知許渾之詩入神也不審冒雨出谷輿象如何臨流跂石想多新詠尤爲之馳神也

答李都正 涑

自來茲山幸接花江氣脉以承起居之彷彿而實則僊尉貧約徒增企菀矣今將出山乃於飛虹橋頭忽承惠札之問忙披申繹足當桼對至於示諭疊疊雜以雅謔讀未半而腹累捧遠書如此方可謂替面矣但猶有風聞失實者自始到菴屛去羣衲而恰留一箇擊磬燒香者何嘗與雅趣有異同乎著袈裟帶俗

氣者鄙性亦欲唾罵豈所謂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者耶以是免樂天同調其庶幾矣迷見得邑實是分外只是太近不便然豈使松間喝聲駭猿鳥也勿慮勿慮覼縷失序敢問新元尊候康勝否千萬忙復不宣

答李季祥

傾念中忽得手覆慰浣已足況審所苦旋平脫然於牀茲外尤喜之大者戴郎忽爾來從倍覺眼青同留多少日豈無文字商量之事乎然竊揣想兄家諸議以此來相從爲不緊要不惟曰不緊或恐其薰染透

頑迷失路逕爲大狼狽而不使其久留也弟固迂矣頑矣亦何嘗誤人子弟乖其所趨於大小科名進取之間乎尋常所相勉者只在先治詩書以培作文之本而已惟此例話在今日表學熾長之時突兀駭聽固無足怪若兄則耳目之及猶在四十年前當時治科業者未有不貫誦庸學而出入場屋者雖以兄家庭淵源言之先尊丈老爺出身後猶不廢治習經書雖簿書倥傯中輒以黃卷袱隨身而先伯氏未决科前亦淹貫論語略皆上口惟此務本美範兄嘗亹亹稱述數徵於弟之耳根矣及至爲子弟謀則其讀做

本末及大小科功一皆迫遽凌躐而無復次序豈流
徇於末流躁競之論而不返諸數十年前老成風規
乎借曰遠事外事有不足援則胡不念爾於家庭已
行之調度宜遵而不宜墜者乎且如此郎年已弱冠
未通一經而遽使之出入解場紛拏逐隊已是顛倒
行事俄又有驅入表學之說是何次第也兩葉之始
出乎地汲汲噴水而祝之欲使之一曙拂雲無有是
處且如武人之習射也先六兩次柳葉次片箭方是
次第今則超過兩節而片箭是習吾知其功未到而
腕先痛矣天下事本末先後其理則然兄若以弟言

爲不全無稽而猶有可採則願借此郎於一二歲間出入相周旋姑使之一從指揮而受其鎚鉗而勿責其急效亦勿以衆咻撓之則弟當盡誠施教積累浸灌使有多積薄發之功而不失爲大小科實才矣此後則任兄所入不敢復爲久久挽守計也因兄提撕之云觸動素蘊不覺葛藤至此弟之留日未定多少中間有明村祥日往來之役旋入京中而轉還于此雖未鎭日相守此間靜愜宜讀不必以弟之暫離而急急喚歸也

與李季祥

間何闊焉可堪屢積卽寒想仕履珍重弟爲遣悲悰出游兩月而歸當其搜窮涯巔追逐雲月自愉適志也亦未覺悲苦在身山川之於我誠一好友也亦一良醫也歸家又復忽忽若此則更須一出而解之但衰脚漸軟代步難辦恐莫之遂願奈何曾聞兄有家產騾兒已堪充乘倘蒙高誼念玆所須之急學古無憾之道脫然牽送則豈非情之厚惠之大者乎受用數年心疴若瘳則此物便一筌蹄伊時定當奉歸於玉胤輩不敢欺不敢欺

答趙定而

夢與左右會于石郊有詩曰岸上松如舞風中又有琴今來抱愁寂何處發歌吟旣覺足之曰夢境元非幻心期故自深待來山雪白怊悵倚瓊林惠翰之來與夢夕相接豈有冥會而然耶結語用雪後相訪之意卽景大雪滿山亦眞際也昔疾今愈不須追悉覽此不正筆可忖未全蘇也

答趙定而

離思縈抱歲窮益難聊手畢先墜蘇浣可知且喜作鳳樓主人韻致蕭爽似勝於巫峽脂粉堪用盃賀然左右前後宦迹有似點水蜻蜓未甞終三年淹也今

往慎勿然以年爲限如何此窮命所累虎食同伴阮轍窮矣躬悼奈何然旣翻巢窟反覺超脫倏忽南北復何拘哉千里命駕便是經造竹所之日也試爲虗佇如何餘在拙篇諸有未究統希神會

答金顯甫

窮山得故人書再一自京洛一自葦嶺皆若從空而墜奉讀周復蓋費累夕燈燭而歲亦換矣緬惟靜堂啓處多納新休知嘗一遭走洛賦鳥而歸事在陳年不足追咭而最是十上忘勞百戰不挫足見其氣健骨勁爲悠久無疆之徵窮固劉蕡之殆近而壽將彭

祖與匹乘除得一亦可以無憾矣昔之代爲含淚者今則轉面送賀未知兄意其果領可而不視以浪嘲否弟歸命兹山斷爲滅景之計偃仰凡百粗愜微分而慨廓之餘離遠骨肉以送年信有不自聊者矣盛需遠觀韻語題目既佳臭味攸同誠欲欣然應命而廢樂之久聲病孔塞待其稍通而爲之恐不免淹遲時月也陋居亦有一般規營依巖引泉穿開數畝方沼已圓心上草本早晩獲成將索瓊篇以賁之有若換手者然而又各千里向風以通鼻觀則是一遠觀之廣義也預言此已覺神王想兄亦有所忻聞也適

因伴棲居士南歸略此附謝

答士敬

累夜楓溪與阿戎聯枕敘懷未覺主人之誰爲大小而颯然秋至澗沼楓栢搖落有慕徒之意書堕此際眞若感通者存細究跟肘足見翰力還初尤以解此憂懸爾此間奄經室祥廓然滯緒之在中殆難驅遣而仲毋初期亦已倏過矣種種悰緒何可勝云麟峽尋巢只在明發葛山僊驂適相履余而發要其左拍右挹或在於百淵萬瀑之間樂可言耶念左右有約未諧不但爲一時欠事老疾俱至未來果此緣亦知

難準擬浩嘆益復如何千萬臨行不宣

與士敬

春盡夏來日候不佳緬惟靜履勝常爲業亦增益否馳想不自歇也此悲緒憂端日益繚繞亦有何況從事於簡編乎去冬氷雪之中棲在巖穴喫淡麪抱易書自怪數月偏飼淸福樂意未濃遽爾罹此百年歡感古人已論其多少而行年五十亦無復就業之期奈何日昨以西疇之事行尋舊棲水流花落徒使惆悵而歸持比彼中安土敦業不翅懸絕溪山湖海尚可較哉生蔘一二莖卽採之山間者非謂可補刀圭

之用聊替胡麻之寄爾不宣

答士敬

專使負歲餅至手問在其背披慰之外飽德可感俄已歲除想茂膺新祉政履如宜專城雖侈而嶺海無伴琴軒寥落亦何異旅館寒燈耶坐想景色堪恨合弁之乖也此間尤難遣豈料頑延遽見周甲乎鮮民之痛於是爲切況無聞而死爲百年恨舊愆易省而新得難紬昨曉雞鳴之際心折無寸矣通書太極圖功課差圓而忽得朱子大全疲於繙閱意味却不如初於是見用心不純一亦省愆處也

答士敬别紙

伏羲易先天圖初不但卜筮也文王易周公易同是卜筮孔子易就占辭上添入義理邵子易自先天圖演出四四分加之法如日月星辰皇帝王覇詩書易春秋之類程子易因孔子易而尤敷衍義理全不是卜筮本意而象數都欠在殆與文王周公背馳朱子易專主文王易而叅用孔子義理王弼韓康伯不求象數所從來專以義學爲主所謂義理乃老莊玄旨而非孔子義理然於象數無交涉則程子與王弼亡羊一也捴目兩條依此言考商爲宜

偏主一事何謂也如山水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
子克家凡三件而程子團束爲一事故無復曲暢旁
通如以本義解之則包蒙吉童蒙教官遇之則多得
英俊納婦吉純也取婦時遇之黃家吉子克家純也
當老傳家務吉凡三事隨所問而應之如響程子則
偏主包蒙一事而以納婦吉子克家歸於包蒙之譬
喩無復玲瓏包含之妙且殺三事以做一事亦不理
順此如水月鏡花未可執捉拘局亦不可亂用手勢
牽合於義理禮所謂潔淨精微易之敎也政欲其不
可牽合扭捏爾

乾元亨利貞依文王本旨解之則只作大亨而利於貞孔子乃以元亨利貞分爲四德所以異於文王也隨卦臨卦皆有元亨利貞非但乾卦爲然孔子偶見乾之爲德可比聖人乃以四德爲解實非文王本義也

河圖左旋爲相生之序洛書右旋爲相克之序即圖觀之甚了然蓋生者陽也故左旋克者陰也故右旋多少紛錯之中此理最爲分明金火之易位亦以此例推之可無窒礙

本圖書原卦畫融通之後徐看明蓍策爲宜明蓍策

最爲紛糾未易猝解揲蓍法亦不難而點數法象却未易

如以養兒之法言之乳食以順氣爲生呵撻以入善爲克以治國言之則撫恤爲生刑誅爲克克之爲道與生相終始河洛之中此理已著矣

答士敬別紙

古詩二十首與杜老其地位如堯舜孔子而子建則湯武之下規模故變化靈異大有不及苟能詳味而細較之則了然可辨白馬篇在子建詩中古詩最緣情流出故亦少摸擬之迹自不易得而比諸北征則

神化猶似不及矣子建詩如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欠二字可笑由其役志於摸擬前人故神化不足杜老絕意蹈襲所以爲高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亦興豈規規於摸擬哉

子美之詩形神俱妙者也李白只神行者也所以子美牢籠萬象形形色色無所逃形故𢲷其警句亦不可勝數李白詩妙處多在光景玲瓏實無警句可掇取者以岑高王孟善寫物態者較諸李白則李白固高一層矣然形神俱妙終愧子美則均焉杜老自有渠學問才識非可以詩學目之也能爲孔明知巳至

比於伊呂程朱以前未有此識如東溟輩只摘取古人詩句綴緝爲詩奚其詩奚其詩

李白識見大不及子美有易見者如曰魏武營八極蟻視一禰衡使子美賦禰衡當曰禰衡氣蓋世蟻視一曹瞞其識見殆天壤不侔矣

寫眞貴得其神情只以形骨而已則便非其人作詩亦然與其摸形而遺神不若略其玄黃而得其神駿也

張王樂府最宜諷誦中唐律郞士元皇甫冉之類氣骨雖遜於高岑王孟而用意精深妙在酬酢人事而

不失雅度却勝於直學高岑王孟蓋高岑王孟渾厚和平故學之却泥而不切反墮於東調如中唐諸人之詩洗削多巧變故可以夐出凡套張王樂府亦妙在俚俗之中不失雅度欲脫東態須以此爲矩度錢劉七古有全類律詩者不必法岑參詩最爲平渾可亞李杜而惟其一味平渾學之易墮凡調如故人適戰勝之類易欺人

杜詩送別槩多草率蘭谷嘗發問余答以臨別潦草未暇作沉著廣博亦是一格然東方詩全體草率今託於老杜送別調而略不畱神則恐至狼狽矣送雲

卿不畏天河落惟聽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涕各西東如此類者甚多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以此比送雲卿之類疎密懸絕淺深各當情便是大家而送別詩草率居多

杜五律無拗體七言拗體居半此最不可曉以法言之五律初入律者如倣古詩樣間雜拗體也無妨而七律則宜整齊諧叶而杜氏反之所未曉者此也孟浩然五言頷聯多不對常建曲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亦頷聯也杜詩絕少

與士敬別紙

竊覸茅翁氣味或不免安排準擬而鮮見斬截脫洒之意想其應緣處事之際牽連依違幾至騎墻於可否中半者恐或有之蓋謹禮者少任情愛名者多徇外例至於此苟能一切斬截東則東西則西無復依違一向脫洒取則取舍則舍無復惹絆如是立心寧偏於淺率簡蕩而不使安排底意累我靈府則張子所謂無所爲而爲之延平所謂光霽氣象庶乎其馴致矣噫吾人公餘日誦經傳朝晝所爲夜必點檢審愼於存遏之幾可謂老愈好學而惟其過於忠謹故頗欠截峻其流之弊乃至於斯觀過知仁處我豈不

諒乎於其成就純郎延及吾孫亦可驗教人之忠矣然所以責善不得不痛言竭論者亦恃吾人樂聞過之量耳詩是性情之發觀其用意轉節牽連依違間亦有之於此亦可覘心術影子耶閒並及之以備攻玉之資未知高明果以爲如何耶

答士敬

評詩亦難矣人各有所見豈能強同乎蝍蛆甘帶鴟梟嗜鼠或夔憐蚿風憐目亦各有所企慕處士澄所傳亦聞之矣蓋一源之畏洪世泰亦必有所以也亦何足怪仲兄論洪有曰有詩人態度吾亦曰肥瘦得

中如斯已矣如悍健深遠高潔雅正俊亮幻眇清新緊切巧妙都未逅之然亦有一段運用之能與優游之思一源恐以此畏服也中年與晚年詩體勝劣未曾細較而大抵未甚成家自處以縱橫無礙所以老去漫興多受少輩之嗤點少輩亦多明眼豈可捻謂之昧昧乎如老稼詩一源亦豈曾詳閱而評隲得當乎恐不免未能虛心而歸乎耳食也

答李尚卿

便中承去月所覆札披慰豈不劇而暨悉所示意外遭夭慘驚怛何可言素知其溫慧可愛而遽爾碎珠

於掌曾謂左右彔腸可易撥悲乎尤切悼嘆文義之除乃出久枳之餘未知果爲何邑而遠近則得中要之非惡地竊所貢喜而反復辭旨有莫逮之痛古人所謂三釜不洎者惟此之道也在左右情肚豈得不然細細體來此心亦不勝哽嗚至推煮粥餘情而欲以亡室祠宇奉往盛邑使免其家餒此實一片至情貫乎幽明而發來令人感泣亦何忍於拒塞也第此滯見從前以凡爲支子者奉祠之邑爲不正當此又度外之度外恐尤未安直以權宜爲說毋論於義欠當於事非便而硬行矣則別有一段可深思者今日

洶洶每因一消息而舉在荷擔待變中只一養謙萍寄洛中早晚急步從我於茲山於是身與王違南北隔塞則左右亦無以善後矣大抵權行之類本領不正下梢必有難處者故曰發情而止義古人於情有所不忍處必以義裁所以爲無悔也亡人平日所望於左右得一邑者豈惟爲養謙比哉今日以專城供先祀使其有知於冥冥則其必以喜以悲而墓祀喪餘苟得邑物之助魚菽亦必領左右誠意而欣享之若曰吾弟乃助我祭乎若是而止亦足申至情而解餘憾矣又何必以祠宇往然後爲快哉幸細亮之毋

以塞情致答如何如何至於懸菴往住之邀固非難事而適此寘棲已作過冬之計曾前所不忍爲者喪餘兩日頽不起動今年則已矣明春戻洛時往復得相邀則往留暢叙至計至計千萬旣未面別又未有贈語道情尤不堪黯結只冀赴任萬吉

戒崇飮　抑暴怒　務虛心　恪事大　割私誘

右五件幸在念欲敷演爲說而忙未及焉俟後續呈計也

答李尚卿

阻闊之久思企縈抱書到窮山大豁鬱陶仍想信後

旱炎政履佳廼否馳傃旋切且悉辭旨闌珊吏役有投紱之意而未見順遞則固鬱悶也至於無所迫撥而忽生溘然之願則何其怪也俗語曰雖在馬糞壤中斯世爲樂此於人情爲近若無莊生之達見而以死爲南面王樂豈其然哉六旬抱兩子不以憂衣食亂心此乃中等福祿幸以此把玩而益治頤生之道千萬是祈

答鄭厚卿

阻閡經年思仰縈抱忽紆令手問知有耽羅之命將成天外別矣忻浣之餘旋劇黯惘且平生至願一登

瀛岳以撫老人皇庶不虛生于鰈域而破浪無便爲鬱抑也今得故人爲主不患風飈之阻而獨無奈家人悶老必至百般挽止而後已失此機會永結匏繫之恨奈何奈何贐章雖微盛敎憑抒鬱悰不容但已豈敢終落莫乎辭 朝果在晦間則其前入城定拚請違姑此不宣

答李忝奉 載亨

一會適願之後便成秦越此懷黯結殆莫自解何幸惠書遥及乃在歸稅之初其爲瘳解不可勝量況宛轉於離合之際諄切以講詢爲託尤令人感歎然書

枉閲歲迄今稽覆有友如此豈能當萬里比隣乎引
領天末徒有慚慨仍緬想背夏涉秋侍餘味道起居
佳迪惛惛者豈少還忽諸昌翕歸來弛置無所用心
春間南游閬長孫奄化狼狽奔還形神凋敗見以舍
伯疾篤燋煎度日豈復有悰況乎昨年七寶之游甚
是得意芳辰旅興固十分融暢若論山骨品格等一
域十餘名山可居第三亦有金剛所未該者始知清
淑所鍾不囿於邊裔人之生于畢郢諸馮者豈異是
乎盛撰圖說每奉閲起欽亦有一二同志隨喜贊嘆
蓋洛中有五常之禀人物有同異底新論出自權遂

菴鄙輩只信中庸首章註而不從新論矣圖中以横生倒生者均具五常膠合於中庸之旨覽者以爲大快亡兄論此一款亦未活看孟子章句而有所拘滯敢諉以初年未定說而以爲不可從尤齋於此亦無的答矣中庸章句至靜之中云云愚說以爲兩層者果有未嘗只以事物未至思慮未萌劃截而言之至靜之中卽事物未至之地頭無所偏倚卽思慮不萌之工夫也至於致中和之解則其守不失與無適不然乃中和之極處語類有云射帿中兩邊者泛稱爲中而必須射紅心方爲致中以此觀之則無所偏倚

只可爲中而其守不失方爲致中所謂推而極之者其意可見未知高明曾亦如是看否自然成就之云實理固如此然以下文自成成物對待而言者準之終當以自家之自字含得自然底意看似爲脗協矣惟此合商量者雖百年對牀猶患難究其可盡之於草草紙面乎臨書惘悒於是乎難裁千萬只冀進德自愛副此願言

答李泰奉

北書屢至自此每闕然有愧賓鴻之往來多矣近又於禠中謹承惠札即季春所發也擎讀周復深嘆尊

眷言有加不以不見報而倦施也因來聞道內飢荒偏甚翳桑滿野竊想奉率之艱有難展眉遥切奉慮豈敢暫弛翕年來備經夭慘神情凋盡見以 侍藥震灼未能安次自原住春川華嶽移就永平地葢取稍邇於京輦也所謂華嶽之陰有數十里泉石攤以書樓爲誦易所泓峥玩索頗有相發揮者以此終殘年庶幾無悶而獨不得與如高明親天而疎地者俯仰錯綜於其間爲大恨爾今日虛僞之弊在儒林尤甚只以各競師門凌奪俎豆爲能而實心爲學寥寥乎無聞至於講評同異之際未嘗虛心擇從而硬把

其師之粗率草本定爲金石之典遽相印布曰吾師有定說曷敢有越厥志殊不知義理公物無古今無彼此惟是之求耳朱子嘗曰尊畏前輩豈非美事而義理所在不可苟從强合以傷體面若是言之者非一又曰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講討不作三日新婦模樣爲快今日主師說者其將弁髦朱子訓乎其可怪已其可慨已五常之理人物同禀與否誠使粗通文理者誦味中庸因各得所賦之理以下六七字則豈至把太極爲兩截乎只坐碍孟子告子之註解粹然仁義之性物豈得以全之而未能融通以全字推上

於禀賦之初而不知從分形以後觀其偏塞者發用道理之有不全云爾中庸之原初孟子之詳末何嘗矛盾哉程子有一說甚的確可爲此證曰物則不推人則能推然推得增幾分不推減幾分又曰物皆有五常之理如朱子諸說莫詳於答徐子融種種可證者非只一二已見集中五常說所質于尤翁者自是未定之說而編摩時混載爲可欠翕與其門徒有眼目者輒敢判捨之矣當時尤翁所答無見處這般所在尤翁亦未嘗明白辨析洛下悠悠之說所論五常人物者殆同衆盲摸象而如高明則不待師友講說

而獨操其要領凡程朱諸說合爲是論者亦無異臘
月扇子而雜引如右無乃爲贅乎然或少助夫自信
之適篤否千萬覼縷難旣臨書第切快悒所祈對時
嶮巇益加珍嗇

答道以

今行得三日燕飲同人之樂洽矣所歉無一餉講評
耳春亂踵至以講中庸爲說擾擾中未暇研玄而爲
先把觴囓肥酬唱成錄昨日嘉禮亦充筵賓雖非負
笈本意敘積阻而暢湛樂則殆無餘憾況酒所談笑
無非典刑所在未信斧壤之邈杏湖也信筆潦報要

博一槩他何可究統希神會

答道以

意外專書之問驚喜殊劇　順陵好差除聞已數日實是喜而不寐此還山踰月無日不病自霍亂轉成胸痛自胸痛又成黃疸每以脾健自恃豈料其如此乎見住場巖涔涔愈苦已邀醫人于洛其劇可知見詢去就以此喜情之蔽只知一出爲是不知其他古之以經明行修應者豈皆十分圓足而自無可歉乎黽勉隨緣自不容已固難以忝雕開爲準也若向學之目在左右老學分上得之太晚豈復過分乎方其

橫經三洲向道甚銳孳孳惜陰獨被師席獎許常以爲某之爲學能嚴立功課至於肯綮精微人所未得聞者輒愛呼與語書尺之載文集者一皆鄭重覽者亦皆偉之若然者恐非尋常向學者所可比議若中間用力之斷續浮沉竊覸意味似亦有之然何嘗大段放倒有愧於薦目乎謂宜亟出謝恩旋之齋所因其靜便之極繹理舊聞大要淨汰心源深求道妙使客慮退而眞意勝自吾動容出辭應物裁事以至奉職臨下無一不靠實夫然後方見其仕學俱優可達乎武城絃歌或如勉齋之爲武侯遺法庶無愧師門

知奬亦以解儒不識務之嘲豈不爲快至於漸次遷轉之際或時有嶙峋意有闌珊而止自可觀勢爲之今不可預爲結正也若舍伯面前意諾而後違固爲未安至論去就大致亦不待此爲决矣如何如何病中神露若墮杳茫作答都未周悉惟在神會而裁取矣劄疑隨身來故附送

答道以

疇昔之夜夢到佚老堂下陪奉談笑瞻其神觀勝昔以爲欣喜蘧蘧之餘有此忞忞之傳神情感通固不疾而速而淸平奇遊信息之大且近焉得不如此乎

發緘周復無間對榻亦何望惠然馳會於兩宿春地乎但用計奪阿戎去俾此孤寂不能無憾而一時父子跌蕩於名岳雲雪中有足騰賀況大役已了瑩拂神情想分外快適又得名僧之苦行者清對發省尤奇聞也是釋未曾聞名而渠家不乏人晦翁亦有此說吾黨之靦顏固多矣九松上下瀑勝妙未可輕逅來遊者例加疵貶如春所笑者非一而殊不知作局雖小而天然妙合爲難及此中泉石雖宏博絕等而杖屨所及每患浩汗難撮則不能不念此矣春也素服悟慤少疵而今耈默察其所存韻致之悠遠志尚

之苦切殆不欲爲一味渾厚而止所冀左右果能爲賢父兄不加縛束以局其步爾千萬撥忙不究都付神會

答安重謙大學疑義問目

此言曾子作爲傳義下文言門人記之此言竊附己意補亡章言取程子意似少牴牾者何歟

旣是曾子之意則雖非其筆亦何分別於其間乎以格致爲窮理解自是程子之意而取以作補亡章則又是己意矣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非傳道之曾子無以作

傳而誠意章中間攙入曾子曰又不言欲誠意先致知欲正心先誠意及各致其功之義未免有少疎略知盛水不漏之手段必無此欠故斷以門人之記之歟

若如是言則門人之儱侗疎漏亦曰殆哉只此欲誠意先致知先後承接之際猶未照應經旨則自此至平天下章其所紕繆不勝其點檢矣然則大學一書其將主經而奴傳乎須知門人之筆即曾子之說曾子之說即孔子之意泯然一致不可以巧拙疎密措舌其間今纔見其門人記之之說便欲低看作這般

卜度此政朱子所訶杜撰見解也捨之勿咨如何如何

賢其賢而親其親新安陳氏曰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其意以爲前王乃後王之祖考此之謂其親與中庸愛其所親不同矣小註朱子說及金仁山說皆與中庸意同而與或問固不類似當從或問及陳氏說未知如何

金說誤從或問是矣

補章莫不因其已知之理云者竊意非但照上文人心之靈有知之意大學因小學成功則其所理

會者已多此意亦不可不通貫如此看亦爲得否
兩義通貫爲得矣
表裏精粗竊嘗以爲事物及理之所當然皆爲表
裏粗惟精字獨指理之所以然而言如此看四字
各有著落如雙峰說則所謂精者乃裏面所蘊之
淺深是亦裏字一意也似少意味愚見則以此精
字裏字當如朱子所言易有精有蘊分看云爾未
審如何
表裏精粗固難解而須是對立爲說方齊整今以一
精字爲理之所以然只見其偏枯欹斜亦未知其各

有著落也易之有精有蘊亦未襯協竊謂精粗只作巨細一例看器有精粗道亦有精粗不必獨以精屬諸理一邊也表裏之裏字朱子多以所獨得爲説政與高明之所謂精字同意未知果然否

慎獨又有一義如通例俗習舉世皆以爲是而不省其非者己獨知之則尤所當慎如天下宗周而夷齊獨以爲不義終無怨悔者亦其一也推之他事亦多此類此又慎獨之尤精者也

此獨字一義雖前人所未發而終覺生受無意味且舉世之所不省己獨知之則又何用慎乎以慎作信

猶爲自信底意然亦無當於此訓矣

心不在焉註敬以直之云云此敬字欲下註脚則當以主一無適爲訓耶蓋主一無適則心在矣若解以畏字則似欠密貼未知如何

須有畏愼底意然後能主一無適未可以畏字欠密貼也

與李秉淵

昨於郵遞草草附謝矣其免浮沉否淫潦憫人此時政履想衛廸否此間依昨棲遣坐茂翟清外太半以睡功度日玩索吟安兩廢其課偏靜少伴亦一害也

谷雲錄細閱數過歷歷舊行逕如還遝神魂沿道燒畬之色與停蓋板屋之趣一一於筆頭描出則不遇陶謝手何以如此况聯鑣競爽尤令境蘊抉盡竊謂有谷雲後花鳥之受困劇有之也不勝欽賞且盛章體格較益流通可喜然閑肆中自有精奧難及處自今毋易執步而待其自歸於渾成則不可尚已如何如何張詩才贍而構密可貴而所不足者聲俊金則清遒矣思致不邃而亦乏濃色恐由於學殖不豐耳輒此評斷於雅意如何

答宋堯佐

天崩之慟罔極何喩荏苒隙駟先丈三年訖矣一番替慰無復申忱於順變之際其異乎秦越者無幾詎分掃地無說可諉而乃蒙恕其難恕先施書枉所以自叙其慨廓情悰者亦云備悉使此頑惛將何置面愧與悲集誠不知所喩至畀以老先生年譜俾著眼目與一語則惶汗不敢當然奉讀至五六遍矣翁性不耐煩從前於此等書不甚留神雖退栗年譜面分亦疎今於斯編乃獨屢閱而忘疲者誠有感乎當日明良之會曠世無比始乎己丑　上示蕩平之量而下則輸其肝膽終以己亥下竭啓沃之誠而　上則

視以金礪考其終始而洒落窺其表裏則昭融猗歟盛哉翕嘗讀書至說命終篇而累欷曰後無此事矣如管仲孔明非不遇也所講者覇業其於道統心法槩乎無聞至宋之神宗所求者王佐而捨明道而得安石焉我朝靜菴欲堯舜其君而上不及　世宗下不及　仁宗焉甚矣其難湊著有如是者而天佑東方　孝廟龍飛賚以先生與爲文明之治以九二承九五其庶乎在此竊觀契合之初交勉以精一心法凡百官萬務天下大計皆由此推去至其矯拂情欲切劘討慮無一齟齬而有從繩轉圜之美乍有去來

上曰孰箴規下曰靡所矜式乃使凡民俗士咸知儒
者之有益於國也雖異調包羞之輩猶欲挽其遐志
與共寅協豈非所謂聞風誠服覿德心醉底樣子乎
蓋一堂魚水固爲稀有擧滿朝不齊之心而並圜於
春風中是則匪夷所思區區於此竊所感悅而欽誦
深致其執鞭之慕者有倍於前日苟有筆力可効揄
揚奚待勤教而爲之乎顧此衰鈍有難闡微於右所
云云之外慚嘆奈何若譜體凡例既集衆思熟講而
告成則宜無疎舛可議況此素無鑑裁於這般事乎
其中一二小節提出呈似以備裁采

煬帝所殺即薛道衡也今作何承天似誤

德宗爲世子據野籍則 睿宗也蓋 德宗早卒

恐野籍爲是

梁萬春以愚所聞則非梁乃楊也幸更廣詢而定

之

靜觀之卒在己酉此作庚戌似誤

尤翁問疾一段異乎所聞尤翁之來也先生謂曰

退溪病殆語人曰如見一條淸氷若思菴者則可

以忘疾今吾之疾雖得見如許人而恐難蘇快乃

指壁上字而有所稱道尤翁辭焉曰高山淸氷兄

皆可以當之云云此是緊重處必經審問而入錄矣而以語勢次第尋之一說亦似有意脉且退溪稱思菴以清氷自有傳說而今以尤翁說合高山清氷而稱道之突兀無來歷是似可疑

答申命觀問目

大學自欺是所好不眞則反或有不好者拒之所惡不眞則反或有不惡者挽之此皆計較思量終自不實者也如程子喜獵是情之乍發而非有計較思量則以此歸之於自欺之科何歟不當喜而喜是亦所惡不眞之致而然耶然不當喜而喜是

情也不惡者挽之是意也大槩爲兩般事所謂不誠其意通謂此兩般事耶

示諭自欺分情意似爲得之喜獵一款亡兄所論曾似斷以自欺亦有未歸一者蓋誠意之極好惡得正之謂也好其當惡亦由於意根未淨以此言之喜獵亦殆矣且情意界分亦難劃分凡有妄情之發以爲不容安排而未害夫能爲誠意則亦恐害事不當喜而喜誘之所惡不眞亡兄之意蓋如此矣不誠其意通謂兩般事作如此看似好矣都俟一會

再答

毋自欺一義經文只曰意而不曰情則恐不必兼情看而且情之乍發似不容著力而誠之也惟當極誠其意使無妄情而已以此論之喜獵一款元初可惡底意不誠得十分故喜於是忽萌萌者非自欺元初不誠得是乃自欺苟於當好當惡處務盡其實則情雖任他漸次得當矣此乃日昨所稟之論而恐或浮沉今更書呈竊又思之情固不可任他至有約情之文則情地頭用工亦甚密矣情意作兩般看欲守初見耳

物格說十字街之喻足窮路盡誠足取譬而至於

衆理之表裏精粗有難推看今有一喻如我去讀一書了一書中說話義趣至此而盡矣格物物格之義如此推看如何

前承示喻自欺說分得情意界辨似甚了了猶有曲折須至面剖者則留待早晚矣又此申諭以約其情設疑未知盛意所在而竊謂約之工夫只宜就正心條中看之雖當喜當怒者適可而止不使熾然過分是之謂約情使不混於誠意工程亦足爲說耶凡此就盛諭稍釋欲其爲前後一說不必轉改之也然思來頭痛自覺措說爲難豈敢硬判爲定論乎物格說

十字街之喩以路盡足窮譬物格知至與高明書窮讀了少無異同又何難推看之云乎

三答

約情工程下誨明切深幸有得鄙說誠意不必兼情者蓋是刱出恐不合理及承證教乃以分得情意界辨了了不使轉改之敢不遵守焉但其說情處著任他字終恐未安於此幸下一語以教之則所賜尤大矣

十字街之喩更思之路之千歧萬條大小高低可比泉理之表裏精粗則與讀了書窮果不異矣

湖中一儒有論氣質之性而曰未發之前自有本然氣質之兼愚以爲未發只有本然而氣質之性於發處見之未知得失如何

示諭莫不精詳亦有虛心採納不責其他之意尤劇欽服任他之云代爲下語怱卒未思得容俟商呈十字銜與讀書法喩將無同所喩千歧萬條可比泉理之表裏精粗者的是無疑矣湖儒所云未發有本然氣質之兼者大段固滯來諭剖判得當矣

答申命觀

所詢語默可否何能容喙乎至於未發公案其說甚

長固難以莽見折中而適此患暍嘔泄未能著眼宜以來紙旋還而太似無味姑留丌上容俟著註以呈然念此等往返亦未聞相悅以解秪欲紛挐而已則程子所戒轉使人薄亦不可不念未知如何

與金羲瑞

阻信踰歲思企增勞昌翁命途奇險累及同伴居士乃以去月廿七爲虎所噬遂至隕命世豈有如許駭酷之變哉山素以福地見稱百年無此患而渠之忠良純潔有何見惡於天而受此凶報於理俱舛自非窮命所致則寧有是哉始焉魂飄骨驚不省其如何

愈久而寢魘食噎悲悔仍積殆不能鎭遣奈何奈何
緬想左右千里聞報必倍悲愕况念先丈所嘗視以
手足者殞礫於此漢牀戶之間亦非賢契委託依止
之本意言念及此益增痛忸去歲放送意在於息僊
免飢許以一二年留南而旋卽還北設矢以滅景此
山鄙意尤尙其苦衷奇節今春則擬令雲遊於香嶽
諸山恣其跌蕩而還矣渠輒其巖耕無管牽拘不動
畢竟以積瘁恐飢之身供虎牙吻斯又追恨之酷者
也自餘所不忍詳者祭渠文在付呈一覽要知遭變
曲折與此懷悲酷之槩耳方此狼狽路側神思迷亂

千萬未究

與朴秦觀

事事不如前再造增惆悵碧池紫菊詩料豈不足哉經宿耿耿損書見意至所須句語臨行莫湊綴到底無興味始者入城所揣量者有二件事池上設象戲觀左右與李斗華鬪智傍置四友邀一源輩戰白以蕩散一世頭巾酸腐齷齪之氣味爲大快今皆失之恨恨奈何餘倚馬不究

答朴秦觀

淸札枉已多日而冗擾稽謝乃爾是豈可與論詩乎

示喻欲深究此道泝自删後貫乎三唐而渾融成一家誠不可草草爲也然抄選一事只宜就騷選品彙中隨意裁取凡其神融意會者或謄或誦可矣豈可取決於一人偏見而定爲格式乎無已則世所行古詩選者頗精簡易覽熟此而承以品彙沉潛吟咀之則源流洞然不患淪於外道矣此無詩家冊子雖有之亦難謄抄况其不必爲者乎惟盛亮之

與李喜之

千里弔人本非好事際此而得與左右辦了五日周旋誠亦幸矣其間談山評水論心講史弔古刺今凡

所以通抒狂惑者鄙懷則竭未知左右胸中猶有未罄者耶別後想侍學佳迪日用事不欲更圖進步否卓老書不合久留案政如張巫師之不宜淹館以左右之朗慧照破此等魔眩何待以溺洗眼乎恐是如耽著南草者欲斷不斷非不知利害而然也醒然猛捨竊所祈企且左右所愛著有二途圓活與朴實也圓活一邊既用心爛熟矣更須於朴實頭理會出滋味如何如愛朱書中論事實勝如論義理者見得是矣幸以愛明文駁雜汩董者移著於朱書如何彼此所酬唱皆率口信筆爲者不足爲鎮久諷誦而幾年

無幾際晤亦難期憑抒憧憧捨是則亡焉所以欲兩存而互藏一二未及和者添寫于篇末囑信姪使精謄一本以呈致也麻谷袍字韻亦宜追次以圓酬唱試留神焉千萬難旣所祈當寒珍嗇更須於身口意三業上均加畏愼亦處衰末之時義也翕路中聞苦耗悤悤掠城而過已返谷巢閴爾閉戶聞溪作馬江濤者間有之矣

答李喜之

闊溯深峽貽阻無足怪者自承碎璋與回祿凶災惕若身丁而然未能爲東野作詩而又同乎許不弔災

者懶耶簡耶乃蒙雅亮而先施以尺素叙情問疾勤
款有加感愧不容喻至承荐愫積抗鐵腸所難堪殆
不欲細想情際而亦無由致詰老天以窮通二理怨
則不可安之若命可矣相見無期有一事可奉勸者
張子西銘爲今日應病良劑試於清朝靜夜臨江朗
誦至於怨情瞥起遣不得打不過處著緊持庸玉汝
話頭以爲降心器仗則庶乎其當下帖帖矣奉勉只
欲其如此所慮則有之風水難醫之疾旣因求嗣而
熾發今荐見零落尤必狂奔四走求所謂百子千孫
之格局則所謂不弛勞而勇於從者將在乎陟降原

隰追逐方士方潛心乎雪心玉尺何暇西銘之受持乎是則窮之又窮迷上加迷豈非可憂之甚者乎苟能一念回光以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爲事天之道則是固所謂窮則返本而豈弟不回抑豈不見憐於仁天哉不然而以諱窮妄念求福於茫昧之地福未必致而身則疲矣以左右聰明豈不能知所決哉僕頑然見在又逢此月情事尚何忍喻惟是處靜日久不得不以誦經爲課中庸百餘誦後遍念太極通書以歸著于西銘所以奉勸受持者亦獻芹之意也然吾輩今日要療胸膈刺痛惟此方爲切千萬留念至禱

至禱燈下忙遣葛藤不暇刪統希神會亦冀以時加
愛

西銘玉成註怒之則懼而無怨最宜體究

答時敏

閱歲顏面接又怱怱耿悵殊未已書至劇慰此悰惟是居諸之迅中月駟過追慕慨廓可恐想之哉向呈文字雖償宿債竟無大發揮知不中用矣承示有留神之論其亦幸矣至於未快二字恐未悉述者用意與文字體面而然也昔歐陽公贊尹師魯文章曰簡而有法厥家亦未快則歐公奮然曰簡而有法非春

秋莫可當余亦謂工鍊二字推極言之惟少陵可當之也況本是簡短文字不合細評其詩格而猶欲著自此獎賞之實特爲提掇已爲多矣有何歉乎哉幸廣亮之爲望

答時淨問目

伊川說願聞其詳

伊川答學者有曰凡言心者皆已發後知其誤而改之

心統性情自張橫渠始發之朱子極稱其明快蓋二程時未能如此分說矣

心未發性體已發情用張子說

性未發

心已發程子初說

程子時剖析心性情不如李霈霖之細密而其能洞徹於天理人慾之界而克己復禮之實則豈霈霖輩之可及哉以此知詳於剖析而不就身心做切近工夫亦徒然矣然而又有一說如尼尹者自幼致謹於洒掃應對以至白紛居處恭執事敬而終至於邪七狠狽者其故何在只由其欲孝其親故也然則孝亦不可爲者耶朱子每對學者勸以主敬工夫而又以

黑地居敬爲不可所謂黑地居敬者只務外面把捉而未能於靈府方寸之地著惺惺底工夫使心體炳煥萬理森著故所謂孝其親者只積下一團私意想其儼然不動之中終日所尋思者圖所以吹洗尤翁疵累要做箇窮凶極惡之人以是爲學問之極功孝子之能事眞足捧腹所以朱子又有死孝弟活孝弟之說若能虛心大觀長底還他長短底還他短師之未必盡非父之未必盡是而有以善處其間則便是活孝弟也

林滄溪一見尼尹書報同甫曰吾見尹公氣象儘好

但窮格之功大有未至令人倍憶玄江蓋以其識解之鹵莽大不及玄江也

答時淨問目

儒釋之所欲明者心之一字則儒之主理用功而心體自明釋之主心用功而理致全昧者其故何也

心者神明者也理則有準則條理以神明挨傍其準則條理有若相扶相載而行則終始著實而無脫空之患徒養其虛圓之神而不能以理爲準則雖能炳煥四達超忽無礙而其所處事裁物終欠著落以其

能照而不能入能虛而不能實故也

再答

下教誠然矣而抑又思焉心之所載者理也理爲神明之骨子而不爲之窮而徒養其虛圓光明之體故自不免爲脫空之歸其勢則然而窮理者卽得其骨子故心不待明而自明亦勢之然也未知如此看亦何如

骨子之說誠然所云不能入不能實者固謂其不得其骨子而然只曰得其骨子則不待明而自明矣則又似偏了主敬以立本如莊敬涵養以完其湛然瑩

然之體者自有多少工夫大學之格物致知雖似劈頭以窮理爲始而然其莊敬涵養早自小學時而立本故內外相資無心與理之偏矣

心學又有二路一則主靜明心先以淵靜淡泊爲務待其靜極光現持以洞照羣物焉一則卽事煉心多就其施爲發用處提掇其了了伶俐者使之酬酢萬變不礙諸般作用如陸王之徒是也蓋心之爲物能寂能感妙於體用者如此故淵靜者以存體爲主伶俐者以達用爲能二者雖所從入之有異而其失窮格之大方而不能合心理而融貫之則一也

三答

不待明而自明今聞下教始覺其醜差矣心學之有二歧亦聞命矣但心者氣也理者氣中之骨子也徒養其氣之光爍爍而反忽其氣中所包之骨子此釋氏所以大狼狽也然念理與氣不可判然相離則養其氣宜乎得其理而今不能然其故何哉豈理氣元是二物故然耶

理氣雖混淪無間而終是二物故一眞一靈不容不分別自夫天道而然其在人稟賦也或得其方實或得其靈慧因其所偏而學習有異如陸王之爲人得

於靈妙者爲多而未得其方實故意偏而學差蓋有以也苟能損益矯揉融以通之則夫豈有心與理之偏乎

答令行

所詢事具悉委折矣世守之廬自我拋賣實爲重難且如我宗家自高祖無子至曾祖考又喪獨子逮夫伯父遭天慘無數而所守者義理略無變通之計亦後生之所宜法也今君聽命於卜者億中之說而驚動於荐慘不能鎭定亦婦女所見而非所謂裁以義理者也然君旣無定力而忡悸已發亦難使之儼然

不動也知既與介湖公停當以必責則又豈容外言之喋喋乎至於棹楔隨宅而徙例亦有之但此則有異於他家忠孝旌門儼然成列而遽爾割去在人情不無鈌然惟在商處也

答李夢彦

美疢何不已乃至閱歲沉淹痛痒攸關每與氷清翁同憂矣若有飛墮清翰入手驚快之劇不容言喻至於戕敬過節陳義太高則愧無以當之也鄙於先伯氏幸同一世而無一日雅然其意氣相感則實有洞徹幽明者所恨無如椽巨筆摸寫其張秋霜氣如遷

固之於長孺文公者則思賦青蠅以誅讒賊於未死者第所耿耿焉矣今聞遷窆衣冠而屬之以虞殯是宜分外用情大攄悲憤而終無奈筆不從意如是潦率而止歉恨何極千萬當寒調嗇用完緬襄在遠忱不勝懇祈統希雅亮

答趙明履

飄然其往留于佳處委報以兩紙八行情意可掬況麗澤玄對一何圓融誠所樂聞非虛言也今歲酷熱洛中以爲數十年所無獨致身瀑雪松風之間者不知有炎蒸豈不奇哉昌翕憐遭子婦喪衰腸蝕盡病

乘其虛嘔泄臥者半月自數日得凉向蘇而猶劣劣
也所示善竹攬涕與月臺輿慨知非泯然而了之以
一僞字豈虛幻之謂耶昔之金宮紫闕今焉草露霑
衣而烏噪鹿戲乃昔者袍笏毬馬之地則以其轉變
無常而謂之幻焉可矣然其得國以正能致其富强
固爲難及而其間忠臣義士碩儒偉輔之事業言議
亦不容磨滅並與其昏君庸主讒慝妖逆之臣方聚
羣分實迹有在考諸史牒踏其舊跡昭昭乎不可掩
今只以冷眼了之曰直是僞耳無乃少曲折乎近思
對討必有新警名理可得與聞否二南之講閒矣涵

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程子以爲長一格價誦詩日數章不妨與泝思融貫以觀其意味如何千萬力億謹叙謝所祈以時加愛副此眷言不宣

答趙明履

南還怱怱留郊扉亦無日一會蹉跌如有失焉東門又報以命駕見枇悵又倍之魚君至獲承情牘具悉示諭披瀉艮至況得之於窮谷乎知讀易繫流通無礙拙所草閱未曾遇人細講承示不任馳神所指則字之疑足見眼明愚敢硬判以用字無疑曾經幾箇眼目而不於此生疑亦可怪欝此外下繫中似有錯

簡誤字處妄以意是正不敢書呈只俟覿面時納敗
闕爾先墓文字豈敢一日忘而賤疾比劇只此八行
之役耐眩艱辦容俟稍間庶可泚筆而又過此冬愧
負愧負千萬未究只祈珍鍊

答李剛中

昨承哀覆就審比來乖候侍奠支相良慰耿係亦悉
示諭知哀所繫念矣先集閱過三四卷老眼生眵暈
力徐覽恐卒業未易也蓋觀其經義剖析處碎毫入
微盛水不漏令人欽嘆亦恨並世而相悉者淺也至
其精奧或有未領會者何敢遽加以丹鉛乎詩稿擬

欲著手而猶未暇矣序文恐非衰力可辦且未閱全稿之前尤何敢生意也

答張應斗

一被淸札之問忽已隔年而有來無往禮豈爲我輩設豈謂是耶申以好音俾增愧戢所喜新春學履佳裕知又命駕與何遜同閣官橋霽雪酬唱必聯篇吟望倍馳神也此間所不足者非瓊峰琪樹而詩則捻廢上而南岳豪氣中而山陰逸興皆邈乎難追甚且雪車氷柱亦愧劉乂豈無扣發而然哉於此復喟然也曾命以松樹詩續和而看此懶態恐無時可副歉

嘆柰何餘撥忙略布謝不盡所蘊

三淵集卷之十九

三淵集卷之二十目錄

書

答洪有人
與兪命岳 四
與李德載 三
與明行 五
答純行 六
答春行 二
答尹瀹
答兪拓基

答鄭彥煥 五
答俞肅基 三
與俞彥銓
與金相復
與高遠明
與趙德粹 二
寄致雄上人

書

答洪有人

自君之出勞擾日甚闕然久相捐勢也情耶晚以一書致嵐臺俾傳未知能已達峽而此焉收書纔綣盈紙江樓獨夜映雪而讀者屢周慰釋可知已但計深坐歸期猶邈必欲準圖南睡功之數則會面非可以一二歲期是爲慫慫耳且君之未入也特以拘攣難淹爲憂旣曰得閒踰時猶病其佔畢嚼蠟其然豈其然乎抑莫知苗碩者類耶毋其造靜之初餘擾未

淨如楊子江宿浪澹澹方寸耶然不病者病病病者未甚病也則君之不快在他人可賀者也寄來四篇情境俱到神之所會形若不隔華山一古尤感余矣大抵高華清贍詠歎有味何其冲挹之過猶存羞澀舊態耶以此而推君歉然於誦習者非眞話也天眞未露猶是塵障作累也須以華陰雪月痛洒濯之爲妙此見棲玄城將又入洛復來作留每不過旬望計耳以此無大致力適擁綱目一秩抽而漫看閱歷代興亡之有徵撫前修處變之多方往往犂然會心吾於此書實有晚見之歎餘歲無多只可抱此送舊耳

聞中庸讀完移就詩書非适計也千萬讀得透會得
眞以副區區之遐冀幸甚峽境過淸須加毖護餘在
四篇和章

與俞命岳

君之此行何其率然耶始驚焉中疑焉終焉馳慮而
不能自弛何哉以其密於謀行而踈於裝爲長於引
興而短於濟勝也夫以莊周氏之淸高絕俗其爲逍
遥遊也猶且謂適百里者宿舂糧况此四倍之地未
知君有何術而遽爲此莊氏之不能者乎旣不能啖
松遏飢而卒乃有於㱇無見之患則萬二千峰幻爲

翳桑景色尚安所取與乎況未必能及山門乎若李君則羔鴈有期大禮將愆渾舍驚愕若遭家變太半歸咎於君四之招引餘波之及乎拙身亦且不少君豈念及於茲乎君四堂伯氏昨來問蹤於此云送人馬且欲生之有一字故茲以縷縷所未知君行到于何處與否而今若到山則送馬之間當爲四五日餘而勝槩之可觀者歷亦遍矣馬到後旋卽回鞭其未竟者留待日後與我同搜如何餘在拙吟想亦一笑而趣駕也

答俞命岳

書枉有日而晚始拆見慰沃殊深但聞蘇武故事反致摩詰美疢笑慮交往夫以君四之確篤而不啻意於深講切問每竊隱憫於中也承茲問錄太半精密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豈是之謂耶喜不可言顧此所以應之者寂寥無發明且多謬錯而失指者幸以妄聽之毋或信之只益務會疑隨疑錄出使自己所見流通明達無有關滯而已可矣洪君則昨纔以詧論問目示及可謂一般意思也

答俞命岳孟子問目

行之止之雖由乎人而有非人者存焉是乃天也一

解以或字正謂天也亦通有字指賢者也
配字氣配道義也無是之是指浩然之氣也餒字統
言人之餒也下餒字亦同
始也集義而生氣故行有不合於義則歉然而餒氣
無由充體及其積行道義則氣益剛壯浩浩其充道
義若賴而行焉是所謂配也義積而生氣如母子氣
充而配義如妻夫
天人一也浩然之氣雖固天地之正氣吾旣以義理
養心心苟正矣血氣之充吾體者便是浩然也北宮
黝施之類硬以麤猛之氣把持其志是乃血氣之勇

也孟施之勝北宮等是血氣而以求諸己者篤故彼勝於此曾子之於孟施則血氣與浩然之氣懸别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言之無理雖淺識易見故不須細釋

無暴其氣之氣稍與浩然之名有異浩然之氣則其養也在集義而已無暴則如言笑趨步之類不使過度乖節致有動志耳合而言之均是善養也

以知言照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養氣照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得精詳似勝於割裂持其志與無暴其氣而兩應者矣

蓋告子則求於氣者蔑而孟子則求於氣者多告子則察乎言者疎而孟子則察乎言者密

孔子之於夷尹所同則言之淺顯人得而聞之其所異則神妙不可測者存焉非公孫丑所與聞也

不以天下指天下之物也

無人乎子思之側孟子引而斥彼客之不能爲齊王安留已也泄柳申詳則固從類帶來而亦廣言齊王之側無維持調護者耳

柳下惠嚴畏自防之意少而寬坦和光之味多故孟子謂之不恭如左右之疑則拂袖罵座而起然後方

爲不恭耶

答俞命岳

書到急拆鄭友(龍河)云云此何報也此何報也人生雖曰虗浮豈料其如是奄忽而況其貞剛素所冀待者不但已已遽承其凶誠不覺失聲而碎膽也義分非淺自昔而然矣歲晚心期亦惟在玆澗阿而跫音之佇幽問斯至尤令人慟倒也仍想其尊堂情肚及血屬空空種種苦酷何忍爲念哉頑入來病憊一頹不復振以故不卽馳哭無以申哀有涕無從其謂是矣千萬悲猥不宣

與李德載

一月林下得共明窓淨几自是難得之緣而所愧言語無力不能驚動高志使之轉倦爲勤猶有逐鹿餘習耳倘果回尋陋室與迷兒對榻伊吾時時注目於粘壁文字則便是與我對坐也拙冒寒幾僵死到衙見親病倍劇焦悶罔喩千萬不盡意只幾無倦

與李德載

今番同遊七年所未有跌蕩疎滌亦云劇矣及至出山分路之際宛一畫中景色亦不欲惆悵作惡而念君孤返難免惘惘旅店宿食俱可關心未知以何日

稅休耶此行其日達咸春關雨留一日初四始到石門矣君則遇雨度在廂嶺間耶必未全行而宿于加平也清平詩九絕錄送毋論詩格第未知不背於眞際否同行者當知之君須一一和送不必次押只逐題無鈌則佳游錄亦須續成毋使有首無尾可也

與李德載

念中得書所喜見病快瘳自此亦條條地置在大廳中任其魚跳豈復憂慮哉艱食固難忘而見則可忘矣此間草坐麥飯惟隨分送晷以無襛襶之故頗能讀書益知朱書之腴於旁參歸與君處當有以分嗜

矣楞嚴中交解草草錄去傳與仁老可也

答明行

釁逆不滅延至今日乃蒙君以書問存沒慚靦更何言哉至於示諭縷縷皆彼此合商量事而有警乎荒頹者則爲多鼇海雖邈如還檗溪對榻豈尋常蘇浣所可比乎多少襞積要之覿面聚首而後可以宣攄今姑不欲覼縷而既承所詢其可忍須臾之默然乎蓋嘗聞學不進有許多病約而言之亦不過向學路歧或東西之易迷用功節度或操縱之難調而已知行所主例多偏隻理事所安有難周全故擇路須是

明著眼目整頓則失於拘迫從容又墮悠緩調功亦
在乎磨鍊歲月來諭云云似非亡羊之憂而多少切
怛要不出依違於忘助之間耳惟忘與助於讀書於
治心皆此患之爲用而轉而適中在一勿字習若自
然在一熟字夫旣曰嚴威儼恪矣而又必曰平平存
在略略提撕合而言之則心法專矣夫旣曰優遊涵
泳矣而又必曰竦起毛骨如擔百斤合而言之則讀
法妙矣始焉齟齬若相妨終則渾融以一致所爭只
生熟分數耳若又錯認話頭一邊欲嚴威儼恪而一
邊則平平略略之爲事一邊則優遊涵泳而一邊若

竦起毛骨者然則用心支離反成多事矣或問持敬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朱子曰某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以此觀之則雖以上智大賢之資其爲學初軏只從這裏捱去而已都無別樣巧法若癡心虛覰以爲有別樣巧法而我適未捉云則豈學古之誤耶久離此關之諭令人騂汗依違忘助之間大略彼此同證而但知無別樣巧法是則云爾矣且學者雖不可妄自尊大亦不可苟自貶沮蓋妄尊則得小爲足覰影流連而已苟貶則視易爲難望遠愁絕而已二者爲

諡雖殊其妨於進道則均也與學古别久矣中間學
修所造未知比前如何而嘗得其所抵淩弟書云沉
潛玩索之樂殆欲合一天人同流於風詠鳶魚之間
聞來殊不勝欽賞迮又收得純行書大稱學古窮格
之功分外精深而操存氣象猶有未竟依舊有疎疎
散散底標格據是而論之則學古之比來造詣可知
其熟於研究而生於操存矣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
所能據其熟以爲己物鍊其生以補前闕使其有餘
不足之分明諸寸心而矯揉涵融之功凝乎日用則
庶見其道備全體而人亦可成矣又何爲臨此大路

遲回前却多爲心以眩其趨哉浚弟證情亦多類此大抵先難後獲之意少而捷趨省力之計長延跂稍久意望未充則輒生愁沮思所以別作調度古今如此輩豈可一二數哉畢竟都歸於悠悠遲回之間歲月易失嗟咄之際和樂不貫故不如朴實理會者低首信步足目交運自有到頭時節也拘迫則不可悠緩亦不可兩旣不可可在其中是所謂勿忘勿助底工夫也今乃曰何以則勿忘勿助乎則得無近於騎驢覓驢乎朱子嘗答或人病根何在之問曰頭痛則灸頭臂痛則灸臂何病根之復問乎此言雖似沓沓

其除人蔓延病證亦足爲斬截機鋒也如所謂艱澀不快活未必當治惡證大抵新故遞革客主交戰之際例多如此只從這去或能自底於艱者通澀者滑之界朱子曰悶然不快活方是好消息又曰濁者淸之路昏久則昭明此皆經歷說話必不欺人學古試思之以爲如何罪人雨露感切哀隕罔極擬哀撑撕頗以文字遮眼而神芒思渙有同漏卮盛水豈復有湊成片段以至融貫之妙耶至於操存一邊尤屬散漫只俟學古之來交相檢攝以覬有桑榆之收也千萬荒憒僅布謝統希神會

別紙

昔書所箴警實感其忠而藏諸中矣作此後一邊啾喞者固毋論已雖在同人相悉而亦未有究論細確作一段道理理會如學古之勤焉者也當時衝口而發其於語默時義固不暇於料量而事過後見其患愈熾而毒愈肆則勿爲誠是也然此亦係人非其人言亦無力而然未必今日非可言之時也今自高情喜潔者而論之例曰此時莫如隱此時莫如默仍以此抗之又抗上薄層雲遂謂天下道理只有藏默而已而不復度時義之如何則是孔子之轍環有愧於

荷蓧之肥遯而孟子之好辯太鬧於壺口之杜機矣孔明之驅馳見輸於管寧之一榻而韓子之原道多事於承禎之坐忘矣蓋語默行藏正如陰陽動靜體用循環要不可以偏主也如學古意見薄陋斯世謂不足汚吾一言則殆見其不雜陰陽底太極而未信有不離陰陽者耳無乃太高乎書辭疵病固不勝點檢而所愧嚴正不足而間涉於諧浪者有之是則誠如來評若乃主客先後崇揚輕重則自有斟酌自有次序蓋自細心櫽括而爲恐不至於全然錯亂細尋其語脉則可見矣且將謁其主先接奴面始述川廣

以及海大語勢則然庸何傷乎

與明行

純行之志學純篤今世罕有此者况以其痼疾癈癃之身乃能擔荷此事尤可貴重雖或有間間弛置不硬著脊骨者何可苛責以因循乎然君則以此爲責純也則責君之踈踈散散互相檢押以趨至善之極甚善甚善

答明行

別懷多少置勿論最未弛念者以君孤弱之軀半千里奉柩以往恐或顚沛之在其間也雖在寘棲灰心

中而夢想爲勞矣嶺外書至大解憂懸折緘展讀乃
一好箇遊錄歷歷煙霞路程宛然在目矧伊宿踐之
地尤有觸起神情者便是我再遊孤山九屛間也常
病君家書札過於煩悉今乃知不如此不得也頗慨
廓餘悰投此窮寂歲暮不自聊知非嚇人語而骨肉
滿京洛牽情亦非一端以此閒居意味專欠淵永讀
書之暇負手逍遙每至巖泉最佳處輒起營度之計
曰某處可池某處可臺紛然萬緒至發於夢思此亦
閒居者之一魔撓金屑塵沙眯眼則均何必聲色貨
利而後方爲心累乎想君九屛之計恐亦未免其憧

憧類此證候否託同於程子澶州之木而不卽下上
蔡除根之手其亦殆矣板屋棲遲之詳則蓋自十月
初旬前閉戶閒坐今已八十日矣所讀中庸頗能輪
流通念而研究則全未也有愧於吳德溪多矣然或
虛間入心時讀至天地位萬物育以至洋洋乎發育
萬物則不覺手舞足蹈以謂丈夫七尺本非眇小而
叅贊事業皆吾分內也於是意思開大有自待不輕
底意此雖石火消息然亦可謂云爾矣巖阿畢命之
計已辦田園開墾與池臺疏鑿事役繁興要非一二
歲可了一身爲其嬰絆脫出爲難明秋嶺南之會恐

乖初約浩歎奈何千萬何能盡意所冀侍學凡百多
膺新祉
錄示中豐山龜亭遍謁俯仰之狀歷歷如目覩向
風輿感自不能已柳院川壁之勝似非等閒亦足
馳神也象賢上源步步可坐略言之如斯矣東觀
音則絕勝無比而猶欠大發揮蓋高敞幽奥兩臻
其極而諸菴星列萬嶺玉森楓嶽中亦少其匹矣
此山內外交嶺處奇峰簇列若萬戟攢空令人有
朝睹甘夕死之意使君一覽必西顧寂照而一唾
之矣

答明行

妙香大致山强水弱環山數百里無一大洞壑可以
漱口濯足者惟在在精籃金碧如畫僧有道氣不廢
焚誦爲可喜若細論其勝則上院三瀑之奇縹緲雲
虹金僊兩臺之妙超出埃壒以此而持比楓岳中品
略相甲乙大體通考則楓岳上之下此可二下矣以
彼久擅覽望而以實較量不及雪岳大有逕庭自此
吾愛吾廬之意倍覺深濃理屐他山恐遂懶廢然待
君誇示其紅流之勝或能鼓興否耳春間來書領過
矣砭語切當銘佩在心多言數窮每有駟不及之歎

幸爲舅氏大度包容堇免嚴誅已設一誓于座下斷此生爲雪山默居士未知果能堅守三緘否也近寓終南一再與朴君弼周接面可愛其端慤而語及孟子養心寡欲之說有未契合凡三度往復彼此兩盡觀其書辭明暢達志不無意味爲可喜而然其所牴牾者尚未爛漫歸一矣吾則以濂溪寡之以至於無爲非孟子本旨而彼乃硬守而强說合之此其所搆爭之端也去冬山居作延平贊以見默修之志聊此呈似以君雅意亦應有契乎斯也

與明行

離懷多少只以知足二字了之然於稷谷分歧時猶未免黯然頻顧信乎情勝之强於理遣也此行間關不可細悉自入禮安俯仰觀感有足忘疲投宿之夕適値院衿散盡獨坐巖軒整襟至夜深淡雲微月池面有光灘聲與子規並入淸聽晨興盥漱復趨軒屛若將摳衣然者未覺百載爲遥今行大抵多忙末後所得最覺意味淵永奇幸奇幸淸凉山骨態頑色黯不出君之所評而自喚儽至御風橫截以一條雲梯曲曲有臺令人有翩蹮遐擧意是則淸凉已矣三篇呈春府外又三篇可挂君眼故並往餘則懶未錄出

也

答純行

還山撫同遊迹適在嚶鳴時節感念多緒矣手問墜此間豈神會耶承審室憂如海展眉無隙悶若在已而然且撥愁立課不抛寸陰則可謂有心力矣況又觀花觀史圓融一貫不惟開落與治亂無別而史未始不爲易也不易君如是洞覽豈亦聞拙修風而有契者乎至於規砭疎頑欲其與天地同翕闢則恐難承當不覺愧汗雨瀉然何敢不佩服也衰憊覺甚往來爲艱喪餘亦未往痛疚不自遣翠微之期莫之克

赴恨歎奈何不宣

答純行

門禍荐酷葛山黔山凶問一時至驚慟何言戀中得書認耐暑保衛能與彥姪對榻講朱書不待先囑而冥會焉神交固如是耶妙用功用孰能的辨其上下而使眞面躍然耶依俙强解之則所謂妙用即陰陽不測之神周子謂之神妙萬物是則形而上者也降一等而言之曰功用則指陰陽之合散屈伸若有形迹者也只可如是說更欲細研則終沒巴鼻此等微奧只俟吾看理周遍凡於淺近明白處無所礙塞而

後自費入隱乍爾融會或不費力矣卒乍硬鑽恐致心病也昨間舜瑞與李仲謙各以論辨文字如麻束者埋益於刀前目眯神眩尚未討頭緒係是十分義理其孰爲堂上人乎早晩批鑿去試看林如何

答純行問目

河圖運行之次左旋而洛書運行之次右旋者何故豈洛書主變主用故運行亦變左旋爲右旋耶

生之運行克之運行自有兩段意生之意於河圖見之克之意於洛書見之生先而克後生順而克逆先者爲體後者爲用體見於河圖用見於洛書自有妙

理今只曰變左旋而爲右旋則似鶻突矣今就兩圖而推其順逆之所以則只因金火之易位而乃如此試以河圖之一六欲右轉而之四九則生不得以洛書之三八欲左轉而之四九則克不得河順洛逆方見運行之勢自是兩段意思潛玩可知矣

答純行

别久得書於歲前欣瀉不可量已爲新春想侍學益佳吉此又添頑齒已過邵子年矣瞿忸罔喩見規未括囊誠是誠是此由於迹近養未厚而親愛之偏患未自省使君輩在側豈有此愆乎且詩是惡業易播

醜自此欲訪其出爾湖中詩清活可喜哭玄元數首殆不忍累閱悲語易造而悲境難描此則兼之讀之增知己之感可謂情生於文矣聞讀繫辭果融會否有疑拈示使有反復爲佳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字無謂的是用字之誤趙君明履能於此會疑而未能判以誤字也君亦留神爲可

答純行

歲攺信閱南望太息者累矣官伻忽至委札入手發緘欣倒之劇又認陪到七松皀蓋之翩蹮只隔嶺矣神情飛越殆不可裁顧此憊悴難勤勢不容三次踰

嶺低徊揣量竟歸没趣奈何奈何見投冊子閱見與學節次洋洋在目何喜如之果能繼以毋倦丕作隣邑師法豈不至佳通書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君能倡此乎以振衰救頹則太學將取法矣然玆事體大不惟人妬神亦忌之故春府之屢敗每坐與學爲祟則區區公喜而私慮之也然此涉於譃語勿以此贍沮銳志可矣禮記中學記詳述師生相觀之法十分緊切可補大學之所未該幸詳閱而後講示諸生如何蓋教人之法道理備大學事目在學記實合參看而人多歇看亦可笑註解多謬一一爲是正以

呈似討也觀此孱氣絕望三山之會且每歲遠役亦
非晦息之道而寂寂一牀方得玩索意味故尤不欲
動著道場始擬清秋未馳往離岳結夏于東觀音者
恐歸謬悠惜乎菁莪時節未能往參其席端以觀洋
洋之盛也千萬何旣都付神會
爲人父以至榮親云云文勢木僵少意味若改以
爲人父者所望於其子與子之所欲榮其親者只
在決科云則如何
一舉兩得理非不是而語太野迫合有點改之也
如曰若謂學問迂於進取則明道晦翁兩先生獨

非決科之人乎以此意裁融爲說則似爲緊切矣韓文答陳生書有云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云云義理甚眞確可採援爲說也南豐宜黃記可令學子熟讀

答純行

未赴佳招悵鈌殆將病官伻又傳申札喜當半覿況佳什伴來承認陪賞愜意至搜閱杜谷漱弄瀑泉而返尤令人興歎也三山事幾會誠恰好實似順風而呼其庚丕作乎無學可推豈其然乎向來斕講于石

郊者一部曾書幾乎毫分縷析今日據臯比何至靦顏乎若玉藻儀節素所虧欠者則不妨直述其短于羣蒙之前而且斆且學期以相長焉可也如君者其於以言教綽乎有裕雖其身教何渠不若内悾悾而徒務其詳言徐步者乎只須顧名思義以純以爲要而急賢賢爲善明道於扶溝興學而有未究而歎曰百里之狹道之興喪係焉老夫無興於衰世聊以君今日之爲卜之也三山結夏實所耿耿而顧氣不助願八九分難諧而然不至絕意矣海衣思喫而莫致得此倍加匙艮喜前貺棗餅珍荷而忘謝矣拙自客

臘輪誦中庸大文幾至百八十遍意味甚長而未敢謂實能知新也接誦通書一般有淵永之味殆不知年數之不足而輒爲督文者攙奪可惜可惜

答春行

別來閱幾晨夕而每飯後登西塢吟嘯乎皎皎亭之間光景與神情雖千里若可流通所示十五夜悄坐江村亦吾夢到時節也君豈知之哉專伻書至益見情摯秀嶂澄潭本非忘飢之物而謂可戀戀又以脫粟苦薇爲上味足見君之尚志而難向世人道也此中游賞固多留償而歸日歡迎杖屨舞綵于九松

臺上何等樂事君之運會之旺自今年數可也

答春行

窮陰閉戶懷人政苦念與君同淸夢榻者已換四黃鍾當時所講貫者逼彼此言之存乎否乎有足慨惋此時書至若有冥會者何等慰瀉且認明窓之下用功於大學或問玩索味長誠所樂聞科事云云旣未斷置只可俯首而已有何更細商乎但使志確識高者處此必能七分硏經三分做科工凡一年費日亦準此爲之主客奴郞之分旣判則可以優遊其間無愁苦逐廹之患近來如林滄溪韓泰東之類亦能分

主客者也試看李伯温紛紜出接作表幾千首果能斡旋其一分於命數之外乎所須數字符訣亦是閒講然有一言得失置度外而千萬人中只知有已庶免爲隨衆狂走否病夫嘔眩日甚寢味幾全廢只此八行亦艱辛爲之千萬付神會

答尹瀹

意外趙棘之來獲承哀札披豁不可量至悉辭旨滿紙忉怛奄此春夏之交練祥俱逼孺慕當益罔極悲係旋爲之切且聞眼患非細果有根柢而然則必須省視善調可以撥雲也看史功課權減似宜且浩博

之書初不合以成誦爲準而終至於支離難堪非所以悠久生意味而趲趁期限亦易致心眼俱病也自今改却調度只默坐澄心如道家垂簾内觀者撲似爲當劑所要看史凡例固無可薦呈者借有之亦不合今日用矣

答俞拓基

怱爾官人輸一馱倚巖扉承書前忙問何故則便非好消息錯愕之劇采色靡定暨悉示諭節節垂顧何若是亟也最是板輿當寒顚遽返洛而旋作飲氷之行未暇依戀靡盬不遑誠知兩難爲懷矣大事丕蔽

若有神贊彼中雖險巇豈至有礙而獨恐朝紳而包禍心者叛形已著難平者事未必彼中爲可憂也

答鄭彥煥

再被手問勤懇有加感著非不深而稽答乃至半年則懶耳無可諉者敢冀見諒乎即想老炎侍學珍勝而大府月城之除果不乖願否等是參商而愈遠增黯悵爾陋自來此谷棲息粗適近身松石不知有三庚擁書千卷繙閱亦足遣悶而但苦鬪懶成習亦無磬欬于側豈非所謂獨居鈍滯者乎所投沿海二記讀來豁胸況滿肚名理傾瀉於流峙俯仰之間若萬

箇水銀片片成圓其亦奇乎妙矣所詢人物同異係是精與豈疎莽可容評斷乎然竊怪自洛閩以來理同氣異不翅八字打開而猶有異說如許愚未知爲此異說者曾看太極圖否如已看之試令手畫其五層圈子則其將以一圓貫之乎抑爲碎碎尖斜者乎殊不足多辨也鄙所說太極皆出於倉卒扭揑疎謬非一而不幸遇聰聽疾書者載在冊面或挂他眼豈不大惹嗤點乎實不勝愧忸其中失旨或沒緊要者刪點以往餘眼痛艱草不能究統希神會

答鄭彦煥

近看士友精研仁字之訓殆秋毫必察而却未能於切近施爲處有些相應其不爲一膜外胡越者幾希若吾人則似是偏禀木氣所以其發多慈惻必不至有痿痺之疾矣若以存主之意言之則剛毅木訥却爲近仁此意不可不認取也比看雅意多向外掀露務以筆舌取勝一向如此幾何不爲稷下談天與晉宋揮麈乎所謂萬餘言雖未經眼已猜其大張皇矣古人所謂賦名六合已是大愚者無乃近之乎况軒輊退栗尤非後生可易爲者何其不深思乎如老拙恐被收司之律實所惶汗幸反省之如其所已言者

果涉不韙則雖不付丙且藏深篋如何如何太極解小註鄙意不快也來辨蓋多得之可謂符合矣草草批送未盡蘊然亦不必詳矣此等辨駁固異於評退栗而似此以尋撦吹覓爲伎倆亦非所以務本矯偏也幸試取中庸衣錦章潛心細嚼如何如何葛藤多矣只此頓斷千萬唯向裏加功益臻深厚竊所冀祈拙過冬谷雲粗免呻吟而業次則全無每曉誦中庸數章庶冀其無迷其源而已

答鄭彥煥太極圖小註熊氏說問目

理氣混融無間故曰無彼此也小註則謂同是一

理

小註之錯多在理字

以火燥水濕等性論五行之性

燥濕等字可以解各字之意矣

以自然而然解無假借

自然二字最儱侗

答鄭彥煥問目

曾與尹瑞膺朴公美俞子恭論人物之理其說多

般略以愚說仰質如曰各一其性則謂萬物各異

其性耶

各是氣一是性

若謂人物同得天理則牛之耕馬之行鷄之司晨犬之司夜之類何嘗彷彿於人之日用倫理之事乎

人亦耕人亦行人亦掌漏人亦巡更同歸於當然矣

朱子說曰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之

非謂不具也乃不全也於此只當論通塞

仁義禮智之天理憑却氣機而無乎不在

雖不離於氣何可與氣雜乎

答鄭彥煥問目

用九用六之義

用字以變字看爲可如潛龍初九之九未定其爲七爲九而只假其當變之義而命之曰九若乾坤二用則六爻皆變之謂也

答俞肅基

去歲一再接面實有未攄之悰今適入城又不勝傾向也不料盛翰先及滿紙覼縷所以屬勉者則亦不著題感歎之餘繼以騂忸也所諭示疾曲折誠所貢慮曾獻調治之云只是口頭説耳實未知所以治法也今左右旣潛心於退陶遺書則二養旨訣具在是

矣嘗覽其所答南時甫書凡所提撕調誘無非老婆眞慈委曲易從其必有以留神焉矣昌翕衰年妄舉浪走半萬里而歸身免大疲而心則全荒到頭攝往躅而叩滯思實亦有之矣自餘所欲抒剖者要非尺書可罄何由一爲對榻乎辱詢心氣之判係是精奥何敢率對乎陋意所涇渭大略與盛示脗印但以昏明綴之氣質之條似欠瑩徹未知如何姑此挂一諸所未究統希心照

答俞肅基

大殺之歲各自逃生不遑於音墨固也損書之及驚

倒倍至所審上下憂危咷笑在呼吸間神相愷悌奉賀無盡況彩趨占閒携書入天聖深處玩索定高一格企羡無已服人漫浪溟岳消盡幾何光陰轉來洞陰猶棲棲也倒水羅漢不能拯人政謂是矣然念尋數功課作輟無大利害寸地收檢一刻爲急陸王雖偏以用心之緊大有受用他山之石其於矯病較切朱子亦稱陸善扶竪人有裒多益寡之意而歎自家門下日用不著緊蓋如林擇之輩精於研究而疎於克治故也今吾輩粗辨心性界分而不脫於記問科臼豈不有愧於荑稗之熟乎如子恭博洽胸中幾百

卷易滋草木宜在刋落而反約禪老所謂誇示十二兵器不如寸鐵殺人者豈不切緊乎葛藤至此終是耘人之田悚忸不盡布餘惟深寒加愛

答俞肅基問目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先生釋之曰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曾前看得此章以寤寐反側琴瑟鐘鼓皆作文王之事而詩人乃能形容得文王性情之正如此其至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因其辭而見之此則蓋以文王性情爲主而詩人不過形容之不失其正耳雖

說得去終是於所謂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者猶未十分襯貼近更玩讀而推究集傳之意則恐有不然者其釋寤寐反側則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其釋琴瑟鍾鼓則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自不能已又如此詳味此等語意則所謂寤寐反側琴瑟鍾鼓者似亦只說得詩人之心如此云耳未及乎文王之事也若作文王之事看則所謂尊奉二字恐說不

去未知如何然第二章小註又載朱子之說而却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此則依舊又作文王之事看也迷滯之見不免於再數長廊柱而差否抑先生之說却自有初晚之分否伏乞詳賜指教也

曠阻得乍覿合散只半餉耳依舊參商悵惘增深旋承惠書之問忻審冒熱歸侍履用佳迪又與趙斯文穩做書會發叙以仁智之樂何等企羨服人身殃未殄又喪仲子婦悲悼罔踰積慘摧剝衰肚之蝕可知又逢無前大暑以嘔泄憊倒者殆二十日蘇健無期

秖自悶憐而已未病前乍留東郊與誠仲講國風有
些鼓發以爲今世爲學者徒知禰洛閩祖孔孟而不
識詩書之爲孔孟所宗至於二南之不講寥寥許多
年幾乎束閣甘心於面墻以是口說支離無得乎性
情之正人僞滋而天機淺有足慨惋今得來示味泉
人之所不味豈亦冥會而然耶關雎疑義自問自答
大旨得矣小註云云自是未定之說割捨爲快前後
讀者大抵爲此註所賺亦因俗見以琴瑟友爲夫婦
事未免牽掣而歸乎錯解也誠使粗通文理者謹依
章句而融會之豈復二三其說乎昔者林滄溪從尤

翁爲金華之講亦未免錯解此章豈所謂七聖皆迷者乎滄溪固玄通而於此爲說却甚陋有曰宫人於淑女亦安能求之憂而得之樂則是不知當時在貫魚之列者其淵情哲識皆任姒之徒也蓋亦滯於耳目而昧乎古今之有異也讀書須高著眼政欲其不如此耳趙斯文只以近思錄研講否竊覵其氣象斜緊欠舒裕治之以温柔敦厚之敎似乎得宜然則一編葩經下上其音可矣

與俞彦銓

同榻甚喜解手豈勝恨恨每到第一鷄如聆伊吾枕

頭自不勝耿悵而新雪又添巖姿恨不共攀瓊樹也
振兒能遜志受業否毋啓寵納侮可矣

與金相復

寥悁中再荷書存忻瀉可知但聞曾經寒疾猶未脫
然知難著力於大頭段光陰亦可惜方來花鳥時一
爲相訪大開口講評而去深企深企淸閟書問與詩
函深荷寄意病憊稽謝所愧負多矣新明府自是存
心於愛物者宜有賢聲而無乃太速乎兩次書來頗
以賑事關念若救頭燃者然是心足以優天下矣此
間力疾誦易了方讀書至上經略上口此亦處靜之

力也千萬不宣

與高達明

別後無由得信戀鬱徒積坐想梅窓清月靜誦韶濩之文何等超越百淵主人君耶我耶猿鶴之嘲無說可解其將諉之於罷患耶好笑好笑此間棲息非不適而泉涸菹惡最所難遣以此歸思如水而怯寒未變計想爾企待之苦尤用憧憧也

與趙德粹

得書知旅況粗適爲慰兩年留館只寄口耳未有河潤之及而將又失此猶爲悵餒耶呵呵台露懶讀胡

乃頓爾豈因接應北客而失提撕之機耶兒心之偷
亦可憎也已此間勝槩日添月加長橋架壑仍巖作
碓一洞煥若活畫汝見之定以爲勝百淵也

寄致雄上人

歇樓借榻傾倒已劇而入須彌上毘盧相隨忘疲尤
是一段奇緣始知白蓮社主雖灰冷萬緣而猶眷眷
於宗雷也有以矣別後甁錫想益安穩姑無移棲意
否此方來百淵迹閒而心忙無一日不騖於過去三
宿之地云何降伏以了殘年不斷流注儒釋所通患
故耶納敗闕爾此去居士與我同苦寂者實有一段

信心不惟愛山欲叅善知識以開蒙陋彌勒一彈指下果能使善財醒悟否一律寄情倘蒙和答耶千萬都俟一來講易餘何可悉

三淵集卷之二十